

家风与清代粤西文学家族

王德明, 何宇虹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家风存在着重视儒家思想的品德教育、重视读书和崇尚文学的特点, 这对文学家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家风对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激励、约束和示范等方面, 这些影响使文学家族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关键词] 品德; 读书; 崇文; 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4)01-0001-06

所谓家风, 指的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风气和作风, 它包括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 “家风又叫门风, 是一个家庭在世代繁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总和”^[1]。

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清代粤西地区的各个家族已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家风, 这对于文学家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家风的特点

粤西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 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一直融合较好, 中原文化比较早地得到了普及, 因此,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形成了如下比较普遍而稳定的家风:

(一) 重视儒家传统, 强调品德与思想的教育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之所以繁盛和持续发展, 与它们一直重视和强调儒家思想的教育、注重品德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品德教育可以保证后代在正确的方向上不断发展, 这是一个家族得以长盛不衰的根本。

临桂陈氏家族之所以兴盛不衰, 并且能够在文

学上新人辈出, 这与陈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陈宏谋所树立的家风有莫大的关系。陈宏谋一向十分重视家庭教育, 尤其重视品德教育, 他编有《五种遗规》, 将历史上著名的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名著、名言汇集在一起, 作为家庭和社会教育的读物。他认为: “天下有真教术, 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 自闾巷始。人材之成, 自儿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 其象为蒙。而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 子是在乎。故蒙以养正, 是为圣功, 义至深矣。余每见当世所称才子弟, 大都夸记诵, 诌词章, 而德行根本之地, 鲜过而问焉。夫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岂泉之咎哉?”^[2]更为重要的是, 陈宏谋将《五种遗规》中的这些思想贯穿到他自己的家庭教育中, 现存《陈宏谋家书》就是最好的例证。《陈宏谋家书》保存了陈宏谋在乾隆十九年(1754)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五年内写给他的儿子陈钟珂等人的二十封家书。在这些家书中, 陈宏谋叮嘱他的儿子们如何做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例如第十六封家书云: “近来所纂《学仕遗规》……吾直以为现身说法, 非关老年功名成就, 以此著述图博文名也。而尤先望十一侄、子大侄、松山辈, 咸体此意而勉力行之, 毋以名成利就便为好结果也。好名声是不可少的。至于‘利’字则不能强, 亦不必设计苦求, 命有原有定数。况天下未有官久而至于乏衣食者。只怕苦心求利, 不顾声名,

[收稿日期] 2013-11-20

[基金项目] 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广西文化史”(合同号 ZD2010002);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子课题“桂学学术史研究”; “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项目”; “八桂文化与文学”经费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 王德明(1963—), 男, 广西灌阳人,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何宇虹(1980—), 女, 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转至后来衣食不继,面目可憎,难以见祖宗,难以见亲友耳。”^{[3]244} 这些写给晚辈的书信应不是客套话,而是他对后人的殷切期望和教导。正如陈钟琛在给《含贞轩诗》所作的序中所说:“昔文恭公以理学著名海内,其于后辈莫不教以名理节义。”^{[4]卷二二} 正是因为有了陈宏谋这样的教导,临桂陈氏家族才没有走向人生的歧途,也才在科举的道路上不断涌现新人,保证陈氏家族繁荣昌盛。

全州龙水的蒋氏家族十分重视思想品质的教育。蒋励常在《诫次子启扬书》中说:“汝既入仕途,但有可自树立,亦不负读书一生。独是宦场难处,宜进宜退,务善自斟酌,求无愧于出处之节而已。”“首剧难任,为事多也,多则事事愈宜小心。汝今所作,总求无负于国,有益于民,不愧于天,不忤于人,便不是空向宝山一走。此外唯居易俟命,一切穷通得失,举不足计也。”信中的“无愧于出处之节”道出了蒋励常对儿子的要求,特别是“无负于国,有益于民,不愧于天,不忤于人”十六字,真可为为官为民为人的座右铭。在这种家庭教育中长大,并时刻受着长辈谆谆教诲的蒋氏成员,出处大节多无所亏,这保证了他们为人行事的平稳。

类似临桂陈氏家族、全州蒋氏家族这样重视子孙品德和思想教育的文学家族,在清代粤西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不断产生的基本保证。

(二)重视读书

清代粤西绝大部分地区以农耕为主,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家族之所以兴盛,是与这些家族重视读书的家风分不开的。重视读书,这可以从清代粤西人们对私塾的设置可以看出。据光绪三十四年统计,广西全省有平乐、荔浦、钟山、来宾、东兰、百色、上思、凌云等 23 个县,各县仅有公办小学 1 所,但民间自办私塾则数量众多。如武宣县在清朝末年就有私塾 23 处,共有塾师 27 人,学生 407 人。灵川县在清末有村塾 23 处,家塾 5 处。融县先后也办了 15 处。

读书,对于清代粤西文学家族来说,具有两层意义:一是通过读书致身,二是通过读书修身。读书修身,也就是思想品德的教育,这在上文我们已作了具体论述,而读书致身,是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兴盛的关键。

对于相对封闭、以农耕为主的清代粤西而言,绝大多数家族出人头地的方式是读书,因此,读书成为清代粤西社会的普遍风气。龙献图在写给他的儿子龙寅绶的《示寅绶》一诗中说:“教儿勤识字,故纸正须钻。”其出发点就是希望通过读书达到走上仕途的

目的。谢良琦《示诸侄孙书》是一封写给其族中晚辈的书信,在这封信中,谢良琦回顾了谢氏家族的历史和传统:“太宜人每语吾兄弟曰:‘自吾为妇,食贫,今幸富厚,此汝父读书所致耳。汝不发愤,乐其衣服、饮食,吾立见尔之贫且贱也。’吾少时体弱多病,太宜人虽怜爱,终不令骄逸,独奉常公袖果饵啖吾,以其衣衣吾,又婉转教吾读书……吾实不德,何以教诲汝哉?则惟有举赠公之训,而益以一言曰:所先者,德行;所重者,孝弟;所急者,读书而已。”^{[5]卷二} 在这段话中,谢良琦用来教导晚辈的都是家族长辈的言行,其中心就是读书。谢氏家族之所以能生活富裕,如谢良琦母亲所言,是读书所致。而谢氏家族的座右铭之一,便是读书。

灵川江头村的周氏家族,据《周氏宗谱》和民国十八年《灵川县志》记载,自嘉庆以后的百余年间,江头村共出席吉士 13 名、进士 8 名、会试贡士 8 名、举人 31 名、国子监 36 名、秀才上百人;出仕 168 人,一品官 4 人,二品官 4 人,五品以上官员 37 人,其中知县 21 人,在京城任职 14 人,如吏部主事周瑞琪、户部主事周廷揆、礼部主事周绍德、刑部主事周绍昌、兵部卫千总周廷召等。周氏家族之所以如此兴旺,是因为这一家族十分重视教育,把“学而优则仕”当作族中的最高宗旨。周氏家族以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后人自居,以周敦颐《爱莲说》为族训,族中设有“爱莲书院”。周氏家族的大量财富不是用来置办田产,而是用来兴办教育。灵川周氏家族虽然不以文学著称,但也有不少文学创作,也算得上文学家族。族人在科举和仕途上的成功,完全是族中重视读书、崇尚“学而优则仕”的结果。类似于灵川周氏家族的这类家族,在清代粤西不胜枚举。

(三)崇尚文学

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除极少部分人有轻视文学的现象之外,绝大部分都崇尚文学,把文学创作当成一件雅事。

上林张氏文学家族是壮族,主要由张鸿翮、张友朱、张滋、张鹏展、张鹏衢、张鹏超、张元鼎等人构成,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张鹏展。张鸿翮是张鹏展的曾祖父,张滋是其祖父,张滋是其父亲,张鹏衢和张鹏超是其兄弟,张元鼎是其儿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五代人组成的文学家族。张元鼎为其诗集取名曰《趋庭集》,“趋庭”二字取自《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后遂以“趋庭”为承受父教的代称。虽然现已看不到张元鼎的《趋庭集》了,但其内容无非是诗文创作。张元鼎诗文集的命名及上林张氏数代相传的文学创作传统足以说明张氏家

族对文学的崇尚。

这种精神上的崇尚,有时甚至比物质上的保证更为重要。例如迁江(今来宾)的凌应楠兄弟,从科举来说,不过是一名举人而已,为官也不过教谕、教授,其三兄弟一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正如凌应楠在《偶感》二首其一所写的那样:“茶鼎香炉小竹楼,细堪荣辱大关头。爱争浓艳花遭妒,惯隐光华月善修。名士风情苏玉局,痴人事业董糟邱。天荒地老浮生梦,买夏吟春取次游。”一方面是对荣辱等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买夏吟春取次游”则是其消解“天荒地老浮生梦”的常用方式。这“吟春”二字就是文学创作,既是凌应楠本人的爱好,也是其家族的传统。王必达《养拙斋诗》之《酒泉集》中有《曾王父领浙省解官江西移粤右贫不能归歿遂葬焉平生诗稿达犹及见后乃散佚达出仕后亦不能废诗家祭日作长排略叙梗概六十韵》诗,回忆其家“诗是吾家事,苍茫慨杜陵。清门千古重,旧德百年承。儒素传毋替,嘉宾赋早登”。这“诗是吾家事,苍茫慨杜陵”二句,道出了临桂王氏家族的诗学传统。民国时,永福的赵友琴在谈到他的家族情况时说:“余家世耕读,高祖考廷桢公、曾祖考庆祥公均工诗,有《听松庐》及《蛙鼓诗集》传世,先叔祖考心笙公讳文粹,为先曾祖考庆祥公之次子,先祖考才石公之同怀兄弟也,生有凤慧,器宇不凡,幼承庭训,致力于诗、古文学,前清同治丁卯科中式,辛未科进士……不特为一代循吏,而其诗名噪一时。”^[6]卷首 这里说的是晚清永福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文学家族情况,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三代相传的文学家族。可见,对于文学的崇尚,是一个家族之所以成为文学家族的重要原因。

二、家风对文学家族的影响

大体而言,家风、家学对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三方面,即激励、约束与示范。

(一)激励

一个家族的家风如何,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其中,某些体现家风的人物、事件或作品,往往会对晚辈或年轻人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往往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辈或年长者对晚辈或年轻人主动的激励、鼓励,另一方面是晚辈或年轻人自觉地接受激励、鼓励。前者是长辈或年长者主动发出的行为,后者是晚辈或年轻人自觉接受长辈或年长者的教导,或受其启发、鼓舞而产生奋发有为的激情。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之所以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全州的蒋氏家族,其家风是重视勤奋读书、反对懒惰、鼓励向上,这是这一家族不

断成功的主要原因。家族中的长辈或年长者,十分重视对晚辈或年轻人的教育,通过言传身教来鼓励他们,激励向上。

全州蒋氏家族的光荣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甚至更早,这一家族中的前辈蒋冕,就是显赫一时的人物。蒋励常在《家文定公祠堂碑记》云:

吾蒋氏世居全州,明谨身殿大学士文定公(蒋冕),其宗前辈也,歿逾三百年矣。至我朝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吾族始为立祠于本宗始祖安阳侯祠左以祀之。祠既成,众属余为记其颠末。

余维公在有明立朝数十年,后先所建白备载《明史》及公本传。至其学术之纯,则犹有未能详者。近邑人俞石村(俞廷举)重刻公《湘皋集》,称公为有明一代理学名臣,非阿所好也。盖公之学学于邱文庄(邱浚),公一以程朱为宗,故其见诸行事,发为文章,非有心自见,而其渊然之光、粹然之色自有不可以掩者。……公于吾辈远耶?近耶?公之歿虽久,其灵爽在天,必于是祠乎实式凭焉。一家有典型,而仰止之思不切于方寸,则登公之堂、瞻公之神,其能无愧于中乎?然则我辈之立祠以祀公也,又非第为酬功报德计也。同此木本水源,则义在亲亲。溯其嘉言懿行,则义在贤贤。于是乎训,于是乎行,使继起者咸有所观法,而因之以自淑。^[7]卷二

在这篇碑记中,蒋励常首先对族中前辈蒋冕表示了高度认同,认为蒋冕是“其宗前辈也”,然后充分肯定、赞赏蒋冕的思想、行为,其中特别突出了其“学术之纯”,认为蒋冕“一以程朱为宗,故其见诸行事,发为文章,非有心自见,而其渊然之光、粹然之色自有不可以掩者”。最后点出了蒋氏家族之所以为蒋冕立祠的原因,一是唤起族人的思亲之心,景仰祖宗,即“一家有典型,而仰止之思不切于方寸,则登公之堂、瞻公之神,其能无愧于中乎?”二是为族人树立榜样,使族人的思想行为有准则可依,即“同此木本水源,则义在亲亲。溯其嘉言懿行,则义在贤贤。于是乎训,于是乎行,使继起者咸有所观法,而因之以自淑”。蒋励常这篇碑记的核心是为族人树立榜样,号召族人向这位德高望重的宗族前辈学习,激励族人团结向上,亲亲贤贤。这样,蒋冕就成了清代蒋氏家族的精神象征,成了激励后辈的完美人物。蒋励常的这篇《家文定公祠堂碑记》与蒋启夔《与乐庵弟书》虽然内容完全不同,一篇是长辈对年幼者的激励,一篇是后辈将前辈的言行事功作为激励族人的榜样,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激励后人行己有耻,在正确的方向上不断进步。由此可见家风、族风对家人、族人的激励作用。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之所以不断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能从家族文化、家族成员、家族传统中不断地获得精神的激励,所谓不忘祖德、光宗耀祖其实就是这种激励的结果。

(二)约束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得以不断发展、形成自己特点的另一原因,是家族文化对家族成员有强烈的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作用对于保证家族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克服某些缺点,抵御不良风气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家教越严格的家族,其发展往往越持久,成就也较高。

清代粤西家族文化以何种方式来影响、约束家族成员,这在不同家族中会有所不同,但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祭祀

全州谢氏家族中的谢良琦在《合刻家世乡会试朱卷序》中说:

吾族居于粤之鄙,自隆、万以来,族之父兄子弟,每春秋家庙祭祀方毕,必相与酌酒告于先灵,谆谆动色相戒。只是服先畴,食旧德,无敢逸豫。故自三四十一年之间,天祸人,国变乱,相仍饥寒流离奔窜,即乡举之典,亦十五年未行,四民转徙失业,而吾族之人宝其诗书陇亩与其父兄之训,从无有饰伪猎名、奔走权利捷径、求富贵利达者。其文章虽质朴无惊采可观,而亦不为其雷同剿袭。呜呼!此吾族之所以盛也欤?^①

谢良琦这段话分析了全州谢氏家族兴盛的原因,认为其家族虽然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广西边境,但从明代以来,族人都非常重视“诗书陇亩与其父兄之训”,并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于是便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族人为文“从无有饰伪猎名、奔走权利捷径、求富贵利达者”;二是族人“文章虽质朴无惊采可观,而亦不为其雷同剿袭”。这两种结果,在谢良琦看来,主要原因是每年春秋时节通过举行家祭而形成集体教育的氛围与环境,族人“谆谆动色相戒”,这样的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约束、训诫作用:“只是服先畴,食旧德,无敢逸豫”。“无敢”二字说明了其作用,因而才使全州谢氏家族长盛不衰。可见,“服先畴,食旧德”的家族文化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既可以使家族文化保持连续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家族成员产生约束力,可以让家族不偏离正轨。

2. 庭训

《论语·季氏》记载:“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从此以后,中

国历代的家庭都十分重视庭训,到了清代,更是如此。康熙皇帝还亲自编写了《庭训格言》。

作为一种传统的父亲教导儿子的方式,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也像其他时代、其他地区的家族一样,广泛采用这种方式来教导儿辈,约束其行为。临桂朱氏文学家族核心人物之一朱琦在其《述训》一诗中写道:

我家万山中,绕郭粲林麓。滴水从东来,骞鸾互起伏。独秀尤奇崛,石窦辟寒绿。我祖耽邱樊,傍此结茅屋。荒田余十亩,昕夕缺饘粥。负米溷城市,折阅较斗斛。冬夜寒无裈,生事日迫蹙。赤骨耐艰苦,僻性蒔花竹。饥肠诗共锻,敝巾酒可漉。亲友日夜疏,键户少剥啄。阿翁时在沂,讲席萃英淑。六载栖琅琊,倦鸟归何速。我祖六十余,婆娑鬓毛秃。植杖方倚闾,相见泪盈目。我父拜堂下,征尘未暇扑。挈我问起居,携我呼伯叔。我弟抱在膝,挽须笑相掬……侵寻二十载,回肠转轳轳。少小多苦辛,南北恒仆仆。犹记趋庭时,授经就党塾。阿翁方从宦,宰濬作民牧。嘉庆癸酉秋,滑寇起驰逐。白旗蔽山冈,赤子血箭镞。所伏惟孤忠,幸未罹惨酷。承平今已久,下车重蹢躅。呼儿踞庭前,敝书陈一簏。贻谋无多言,两字耕与读。至道在日用,如布帛粟菽。百篇孝弟歌,勉勉继前躅。

在这首诗中,朱琦回忆了自己的家史,详尽地追述了从曾祖至父亲的德行与传统,朱氏家族的各位长辈就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教导后辈的。诗的最后,朱琦回忆了父亲对他的教导方式,即“呼儿踞庭前”,郑重地训导,以“耕”、“读”、“孝”、“悌”为要,并且教导他“至道在日用,如布帛粟菽”,至道就在日常生活中,因此希望他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不必高谈虚言,夸夸其谈。父亲通过庭训的方式来教育朱琦,无疑对朱琦产生了巨大的约束作用,若干年后,他以《述训》的诗题详细地回忆了祖辈、父辈对自己的教导,这本身就说明了朱琦对此印象非常深刻,而朱琦一生,特别是在年轻时刻苦攻读,最后功成名就,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祖辈、父辈的教导,自我约束的结果。

3. 书信及著作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多数是文化世家,如上所述,历来重视儒家修养、思想教育,因此,长辈常常通过书信甚至专门的著作来教导晚辈,约束其思想行为,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全州蒋氏家族中的蒋启徵、蒋启扬为其父亲蒋励常所作的《行述》载:

启扬是年(嘉庆壬午)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西。初署广昌县篆,府君(指蒋励常)著《官箴十二

则》寄示,且谕曰:“学者读书取功名,非图温饱,欲为朝廷添一好官,为地方行无数好事,否则,不如其己,毋徒取戾也。又曰:“知县为亲民之官,造福易,造孽亦易。事事检点,时时觉察,则地方受福;稍一疏忽,内外即因缘为奸。吏役之贪婪,亲友之弊贿,豪右地棍之鱼肉良善,种种罪恶,皆坐于本官一人。不得以操守廉洁,居心宽厚,自为解免。盖不能造福处便是造孽,此际无中立之理也。”^{[7]附}

于此可见,《官箴十二则》是蒋励常专门写给在县令任上的儿子蒋启扬,用以教导规劝其思想行为的。《官箴十二则》原稿已佚,具体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这段引文所载蒋励常的话来看,就可以推测出其大致内容,就是遵守为好官的十二条准则,其核心大概是造福百姓,清廉自守。

陈宏谋在《养正遗规》中有这样的话:“余每见当世所称材子弟,大都夸记诵,诌词章,而德行根本之地鲜过而问焉。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繁岂泉水之咎哉?汨泥扬波,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2]正是要纠正、约束后生晚辈的思想行为,才有了《养正遗规》这样的著作。《陈宏谋家书》更是以书信教育约束儿辈的典型。

4. 日常教导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十分注意在日常生活中教导、约束晚辈,通过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方式,传播家族文化,纠正晚辈的不良思想与行为。

《三管英灵集》卷三十一载临桂朱氏家族中朱桓《述训》一诗写道:

我生幼多疾,药里少虚日。严亲为诊除,兼海治心术。谓病从心生,心清气自实。为学亦复然,体明用乃悉。勿轻薄底船,小心行百川。勿恃铁包浆,一蹶落千丈。凡事先立根,根深在培元。我不事章句,颇知学有源。譬如忠孝亏,干朽枝何存。譬如性情失,镜暗形斯昏。卫身与卫心,一理勤墉垣。试看牡丹艳,难奈春残候。何如老梅寒,年年自古瘦。群生贵树骨,骨重神亦茂。勸尔多病躯,喻学兼延寿。小子敬书绅,永矢铭屋漏。

这首诗回顾了父亲对自己的教导。与其他家庭的教育不同,朱桓的父亲通过给他治病,“兼海治心术”,实现思想教育,达到治心与治病的双重目的。诗中所表达的观点无非是希望儿子做人做事,要从根本上做起,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撇开其具体的观点不论,朱桓父亲借助日常生活来实现对儿子的教导、约束,这是一种最自然、也往往是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若干年后,朱桓还记忆犹新。

乾隆时期临桂的周龙炽、周龙舒兄弟是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三管英灵集》卷十七载周龙炽《元日书示诸儿因以自警》一诗:

元日天下第一日,当说天下第一事。不愿读尽羲皇以来未有之奇书,但愿识得忠孝字。伦常我愧百未能,慨然犹思继其志。志其大者与远者,言之匪艰行不易。我与千古圣贤遥遥相望宇宙间,此理此心无或异。君不见赵清献公事事焚香可告天,勿萌一念干神忌。又不见范文正公读书断葦萧寺中,浩乎天地万物为一致。汝勉旃,无轻弃,无自足,无中止。泰山乔岳兮以立身,霁月光风兮为胸次。为之在我当如是,百年三万六千从此始。

从诗的内容来看,很显然,是周龙炽借正月初一这一天来教导儿子们,希望他们向古代圣贤学习,谨记忠、孝二字,“无轻弃,无自足,无中止”。元日是每年的第一日,也是古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周龙炽借此教导、约束儿子们,就是将教育与过节结合起来,自然而又颇具意义。

(三)示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清代粤西文学家族深知榜样的力量,一方面主动运用榜样的力量来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标杆和榜样;另一方面,后人主动地以祖辈为榜样,以获得力量和行为准则。在很多情况下,家族文化就是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实现传承和发挥作用的。

《陈宏谋家书》第一封的重点是谈读书问题。如上所述,清代粤西文学家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读书,但如何将这一文化传承下去,各个家族均有自己的手段和方法。陈宏谋是如何实现的呢?他说道:

到家以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纵有往来酬应,稍可抽身即亲书籍。丢荒半日,必要补足,才可谓之好学。吾向年觉得外务皆可缓可缺,而每日读书工夫不可缓,亦不肯缺者,非不近人情也,心乎好之,乐此不疲耳。必如此才有进益。若待无事可做而后去寻书,或迫于尊长教命而后去寻书,成何读书耶?甚而有一面应酬,而心中念念不忘书者。吾由今忆之,当日作某事,行至某处,想起某书,作某文温到某书花某句,犹历历可记也。应督抚□□□二比,则由路西往殿头,为杨二太太视书,行次三塘墟,而构思乃成者也。幸毋以为迂而忽之,窗下所做所读之表、文、策,无论新旧,皆宜温习记忆,以待临时挥洒。有时得数字、数句,如获异宝者,不可不知也。

这是《陈宏谋家书》中对后人论读书最多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陈宏谋除了阐述读书的一般道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举自己亲身经历为例,说明如何读书、作文。其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为后人树立榜样,起示范作用,戒除其不读书、不知读书的不良习惯。

崔肇琳在其《扶荔词·自序》中说:“少时窃见家君填词,辄试为之,亦承命拟作。积久得数十阕。”其中“承命拟作”四字,就是承父之命,模拟父亲的作品,显然,崔肇琳的父亲崔瑛在用自己的作品为儿子作示范。

家风对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也是形成清代文学家族各自特点的关键因素,以上论述未免挂一漏万,但仅就此而言,就可以看出其影响之巨。本文仅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引起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曾钊新. 论家风[J]. 社会科学辑刊,1986(6).
- [2] 陈宏谋. 五种遗规[O]. 光绪十九年文英阁本.
- [3] 陈宏谋. 陈宏谋家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4] 胡虔,朱衣真,等. 临桂县志[O]. 嘉庆七年修、光绪六年补修本.
- [5] 谢良琦. 醉白堂诗文集[M]. 熊柱等校注.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 [6] 赵友琴. 兰香吟馆诗稿序[O]// 赵文粹. 兰香吟馆诗存. 桂林图书馆藏稿本.
- [7] 蒋励常. 岳麓文集[M]. 蒋世玠,等点校.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An Analysis of Western Guangdong Literary Families and Family Styles in Qing Dynasty

WANG De-ming HE Yu-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family style of western Guangdong literary families think highly of Confucianism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moral education, reading and literature. Such characteristics mad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se literary families. The family styles are mainly embodied in such aspects as encouragement, restraint and demonstration. It was such influence that promotes the literary families to go forward on the right way.

Key words: morality; reading; literacy advocating; influence

[责任编辑 阳 欣]